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七 年

第 五 八 六 次 會 議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二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86)	1
通過議事日程	1
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 (續前)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故凡提及聯合國文件，但舉編號以概其詳。

第五百八十六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Gladwyn JEBB(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智利、中國、法蘭西、希臘、荷蘭、巴基斯坦、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586)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
- 三. 申請國入會問題：
 - (a) 通過向大會建議同時准許申請入會之十四國加入聯合國案。
 - (b) 研討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

通過議事日程

一. 主席：諸位理事對現有的臨時議事日程有無意見？

二.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表團對臨時議事日程的態度仍與以前所說的一樣。

三. 主席：除蘇聯代表的聲明另作別論外，本人認為議事日程已經通過。

議事日程通過。

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續前)

四. Mr MUNIZ(巴西)：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以裁軍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在該委員會中曾不止一次的聽到蘇聯代表控訴聯合統帥部，謂聯合國軍隊在北朝鮮和中國使用細菌武器。他們聆聽之餘，不勝駭異。Mr. Malik 提起這件事是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裁軍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時候，也就是該委員會自在巴黎創設後移至紐約舉行首次會議的時候。當時蘇聯代表聲言世界輿論集中注意這問題並且控告聯合統帥部陰圖實施滅害大批平民的犯罪行爲。在我們從事於裁軍方面的艱鉅技術工作之初期，也就是我們理應以

坦白冷靜的態度尋思用什麼方法來履行大會決議案五〇二(六)所規定的任務之際，蘇聯代表團認為不妨在我們的討論中散佈仇恨的毒素，揆其用意無非是想分化在朝鮮抵抗侵略的國家並且想使美國受到全世界的責難。

五. Mr Malik 的控訴當時即經美國代表 Mr Cohen 鄭重否認；美國代表告訴裁軍委員會說國務部長艾奇遜已經請萬國紅十字會調查所控各節以資證明其為誣告。Mr Cohen 本人還說：¹

“……我們要求一個大公無私的調查。如蘇聯代表對事實關切的話，我們希望他運用他的力量，使像萬國紅十字會那樣的公正機構，獲得調查事實的機會。

“我祇想再說一句話。取締細菌戰及其他類似戰術的問題當然在我們工作計劃B節(b)段範圍內。”

六. 在這個聲明中顯然可以看到此問題的兩個主要方面。第一方面，細菌戰問題本身得加以審議——任何因戰爭技術改進而引起的其他問題亦然——俾便釐訂明確規則以資禁止細菌武器的貯存及使用，以及作有效的禁止。裁軍委員會各委員國一致認為細菌戰這一方面的研究乃是任何裁軍計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且也顯然是裁軍委員會任務規定內的事項。裁軍委員會中從無任何代表團對於該委員會處理這一方面問題的職權表示過異議。

七. 細菌戰問題的第二方面牽涉到就具體實例蒐集有關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對於這一點，裁軍委員會中絕大多數認為事關徹查事實，所以不在該委員會權限之內。大會決議中並無任何規定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裁軍委員會有權處理關於細菌戰的控訴案件或有權進行調查以資蒐集關於實際參預作戰的軍隊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這正是裁軍委員會主席三月二十八日第八次會議時裁定的

¹ 參閱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二次會議，第二十四頁(英文本)。

意思；該項裁定雖遭蘇聯代表反對，却博得其餘各位委員的一致支持。

八。巴西代表團已經在裁軍委員會中明白闡明本身立場。當時我們表示蘇聯應循正常途徑將此事提交聯合國的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當然會查究實情，藉以斷定究竟確有其事還是純屬誹謗。我們堅決認為聯合國是以真理為基礎的，祇有在互相信賴的氛圍中才能實現其目標；我們決不能坐視聯合國的目標為人故意淆惑視聽，歪曲及肆意誹謗而受挫折。

九。蘇聯一貫不肯接受任何由萬國紅十字會調查控訴美國和聯合統帥部各節之建議，同時又不肯提出另外的合理辦法來替代這個由善意的國際機關進行公正調查的建議。萬國紅十字會是大公無私無可懷疑的機關，因為該會在慈善事業方面的偉大成就素為世人景仰。蘇聯並未籲請任何聯合國機關徹查事實真相。這種立場根本就令人對於原告的動機發生重大懷疑。以常情而論，如果有人——甚或某一政府，——出乎誠意提出類似蘇聯控告聯合統帥部和美國政府的嚴重控訴，大家總以為原告會歡迎，至少不致於反對，由負責機關加以調查。蘇聯的態度祇會令人相信蘇聯在作荒誕不經的控訴後又惟恐因調查而被揭穿。

一〇。問題的這一方面極為嚴重。我們是不是面臨着蘇聯新發動的無恥宣傳戰。昨天的辯論（第五八四次及第五八五次會議）表現得相當清楚。

一一。Mr MALIK 當時曾滔滔不絕以頗動聽的詞令力爭要及早決定關於邀請中共和北朝鮮當局的問題。一俟理事會決定了一一決定得很對一一不予邀請，至少在會議的目前階段不予邀請，Mr Malik 當即宣佈他無意參加這一項目的辯論。可是蘇聯代表又說得很明白，他對於這件事所持的超然冷淡和漠不關心的態度並不是沒有限度的，那就是說等到安全理事會日後有任何決定時，他還要運用他的否決權的。所以情形相當清楚。Mr Malik 將默不作聲，耐心聆聽我們的審議和辯論，然後舉一舉手就可以使安全理事會復陷於麻痺狀態中。這件事的嚴重之處在於 Mr. Malik 以理事會常任會員國的正式表資格有不可否認的權利這樣做。儘管他埋怨本會中有俯從某國的大多數，蘇聯代表憑金山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載的一致同意原則在這裏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二。換句話說，Mr Malik 堅持有控訴某一政府或某些政府的權利——不論所控各節是何等無稽，——但另一方面又拒不給予安全理事會調查所控各節的權利。他可以隨意申述理由及侮辱聯合國，而聯合國却不能自由為本身辯護及指派適當機關來斷定究竟確有其事還是純屬誹謗。實際上，這種態度一點也不應該引起我們過份驚異。Mr Malik 深知蘇聯宣傳的技巧和動機，絕不致於相信這些控訴的。如果我們認為——即使是一時的想法——Mr Malik 對於公正調查的結果有任何懷疑，那就未免小覷了他的聰明和智慧了。

一三。Mr MALIK 將來要投反對票的真正理由即在此。他聲言對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並不是進行這種調查的適當機關。我們當然不贊同他的看法，但是真正使我們驚訝的是他並未建議任何其他辦法。Mr Malik 根本就不願意聽調查二字。雖然我們不能苟同，但却充分瞭解他的苦衷。

一四。理事會當前的問題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縱使我們深信——我們確實深信——所控各節荒謬無稽，但也不能全然置諸不理。當前的事實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也就是按照憲章對於有關國際和平安全事項享有特權國家之一——對於聯合國和美國提出性質如此嚴重的誣告。這件事實本身就極為重大，不能為安全理事會所不顧。這些控訴足以而且應當引起本組織中愛好和平的自由國家嚴重地關注。我們不禁疑問究竟這些舉止行動的後面隱藏着什麼。難道這類伎倆可以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的榜樣嗎？難道列強關係已經壞到每遇交換意見和觀點時祇是彼此侮辱相互誣告的地步嗎？這祇是宣傳，還是散佈仇恨準備在國際舞台上演出更重大的、更不祥的節目？難道大勢已去，難道這些聲音已經是 Coleridge 的詩中 Kubla Khan 所諦聽到的“預言戰爭的祖傳之音”嗎？難道這是俄國對於增進人民間和平關係的觀念嗎？

一五。當今鐵的事實顯示蘇聯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委員們的現行訓令與俄國思想家自普希金至高爾基止歷來所表達的崇高理想和兄弟友愛相距不可以道里計。由這些事實也可以見到斯大林先生時常強調的共存觀念已經為蘇聯所擯棄。在瀰漫着仇恨猜忌的氣氛中，難道我們能够指望有任何建設性的、遠大的諒解嗎？事實是：這次仇

視運動安排如此妥當，動員官方力量如此衆多實難令人相信祇是政治局的另一舉動而已。

一六。事實的真相是：蘇聯正推行着一種世界計劃，意圖摧毀世界上現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不惜將千百年來的精神和道德價值化爲烏有，而塑造一種與歷史脫節及與祖傳精神絕緣的新的人類——一種集體主義的、機械性的人類，一種技術的產物。蘇聯正以宣傳的方法來實現這個大規模的陰謀。蘇聯所運用的宣傳技巧，就其猛烈、兇狠和狡譎各點而論，遠勝於已往任何個人、團體或政府爲圖操縱他人所式用的宣傳的技巧。

一七。蘇聯軍事設施的規模固然驚人，但是其中沒有任何武器堪與蘇聯的宣傳相匹敵。這種宣傳純屬嚮壁虛構根本抹煞事實的宣傳；它乃是心理實驗室中的產品，一種不求事實證明、祇求發生搗亂效力的單方。

一八。爲應付蘇聯樹立極權體制的挑釁，自由人民在歷次想與蘇聯就主要政治問題獲致協議的努力宣告失敗以後，現正集中力量以求保全他們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因自由人民對於當前危機逐漸覺得本身有團結的必要，所以蘇聯乃傾其所有，針對着這點作宣傳和心理戰。

一九。目前蘇聯宣傳的行徑顯然是直接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宗旨。依照憲章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蘇聯早經同意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爲此目的採取有效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和平的威脅。依照第一條第二項的規定，蘇聯早經同意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原則爲根據的友好關係。依照第一條第三項的規定，蘇聯早經同意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的問題。依照憲章第二條的規定，聯合國各會員國必須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憲章所擔負的義務，以保證全體會員國由加入聯合國而發生的權益。

二〇。巴西代表團對於當前的情勢不願過分悲觀猶冀這些恐懼和憂慮可告減輕。政治局勢本易變化；未來國際關係亦可能不致像目前這般令人驚悸。祇要仍可藉談判、調解以及其他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辦法來獲致協議，則不論這可能性如何渺小和脆弱，總不致於完全絕望。不過巴西認爲，如不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擾亂當前國際局勢的因素，就未免辜負了聯合國會員國對它的信託。

二一。本上述各節理由，巴西代表團當願贊成美國代表團在“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項目下提出的提案。我們認爲蘇聯所提出的控訴足以助長國際間的緊張局勢，所以對國際和平安全有重大的威脅。

二二。Mr VON BALLUSECK (荷蘭)：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現正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中。此項問題誠應由理事會處理。前當蘇聯代表在裁軍委員會提出這些控訴並且大加發揮的時候，我們中間有好許多兼任裁軍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曾經再三說明裁軍委員會並非處理這些控訴案件的適當機關。同時，我們中間有好幾位代表正式察及美國國務部長業已絕對否認這些控訴。昨天，Mr Gross 又在這裏重複申述艾奇遜先生三月四日的聲明。當時艾奇遜先生說：

“本人斷言率直聲明這些控訴純屬無稽：聯合國軍隊從未使用，現在也並未使用，任何細菌武器。”

二三。此外，高級負責當局亦表示否認。聯合國祕書長認爲這些控訴爲“不確、無稽及無憑無據”。前任聯合國駐朝鮮統帥 General Ridgway 曾稱“統帥部所轄各部隊從未使用任何細菌武器”。

二四。無奈有人依舊不斷提出控訴；這些人不願意或是不能夠看到真理，或是在獨裁統治者逼迫下不得不散佈連他們自己也許都不相信的謊言。誹謗和仇恨運動務必具有政治目的。它要在自由世界造成混亂和分裂的局面。它要在亞洲煽動反對西方的情緒。它要掩飾亞洲共產主義政府在公共衛生方面設施不周的缺點。它要激發共產黨羣衆的仇視狂；以便日後用來實現侵略的目的。

二五。因上述種種理由，我們不能在被告方面一切否認以後就不理或是聳聳肩膀不顧這控訴細菌戰運動——這種運動是如此巧妙的迎合人類厭惡這種殘酷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本性。因此美國國務部長不但不閃避這些控訴而且早就請求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進行公正的調查。國際紅十字會立即答覆說，一俟雙方贊同視察，便可設置委員會，由確實具有獨立道德及科學立場且對傳染病學有高深造詣的人士組成。這些提議已經通知北朝鮮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迄今尙未被接受。昨天 Mr Malik 言中透露他將否決安全理事會以聯合國名義請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調查

所控各節並將結果報告理事會的決議案。事實上，不論調查結果如何，蘇聯仍可與其他理事會一樣再加判斷的。據本人看來，原告惟恐公正蒐集的證據反會使自己成爲被告，所以堅決反對調查。

二六。不論如何，安全理事會不能因蘇聯又以否決權相威脅而不處理這個問題。如果在我們審議終結時蘇聯再度運用否決權使我們全功盡棄，那麼全世界都會知道阻撓這件事的責任究應誰屬。

二七。荷蘭代表團是歡迎有機會在安全理事會中再行討論控訴細菌戰問題的。當然，由於我們對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世界和平安全主要責任的聯合國機關——備極尊敬，我們殊不願意有人將理事會地位降低淪爲散播無稽的、無聊的和拙劣的政治宣傳的場所；這些人無非想詆毀聯合國在朝鮮抵抗侵略的集體行動並且想挑撥離間各會員國，也許特別以亞洲國家爲對象。但是，既然這種宣傳性的控訴不斷變本加厲愈益狂妄，並且形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們也不能在理事會中置諸不理。我們認爲這些控訴應當予以徹底解決。其他方面已經提出公正調查的建議，但迄未獲得答覆。現在安全理事會不妨憑它的崇高威望作類似的提議。如果這類提議在此間又遭拒斥或否決，全世界對這些控訴的真面目將比過去認識得更清楚。

二八。荷蘭政府歡迎在安全理事會中辯論此事還有另一理由。這些控訴是以在朝鮮的美國軍隊爲對象。但是這無異是對在朝鮮的一切聯合國兵士提出控訴，因爲目前在朝鮮共同抵抗共產主義侵略的軍隊乃是在聯合國旗幟下作戰。理事會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促請北韓當局將軍隊撤至北緯三十八度[S/1501]無效後，才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定設立聯合統帥部歸美國指揮並請美國指派聯合國聯軍總司令[S/1588]。

二九。荷蘭既然是在朝鮮抵抗侵略戰的國家之一，所以歡迎美國請求公正調查的提案。荷蘭自各國與師共禦侵略以來即派遣陸海軍參加作戰。因此，荷蘭感受到這些蠻橫控訴的侮辱，固不在美國或其他盟國之下。本人要再三申明，聯合國會員國在朝鮮有抵抗侵略的共同責任，任何人休想用誣告其中之一國的方法來分化它們的團結，固不論這種誣告是採直接的方式——有如蘇聯代表企圖採用者——還是採迂迴的方式，暗指美國之未爲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締約國就足

以表示美國——這裏牽聯到聯合統帥部和我們大家——已經使用過，或正想開始使用，細菌武器。因爲顯然的理由，這次特別攻擊美國；現在鐵幕後的國家又以美國爲魔王肆意攻擊。但是，諸如荷蘭的國家以及理事會中其他許多理事會中其他許多理事國對於共產黨的控訴也必然感到同樣的侮辱，因爲這些控訴的含意是指控我們爲參預滅害羣衆的毒辣陰謀之共犯——這種陰謀，照共產黨哲學家 Aleksandrov 教授在真理報中的說法，旨在實現以戰爭、饑饉和疾病等策畧滅絕歐亞兩洲七萬萬人民的總計劃。照本人推測，既然真理報刊載這種荒唐的文章，不幸的讀者們就非信以爲真不可，雖然 Aleksandrov 教授本人在幾年以前因爲不够荒唐幾乎被“清算”。與他所謂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控訴若與他所舉的罪狀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些控訴已够卑鄙，我們不得不替我們的朋友和我們自己洗刷清這些冤枉的控訴，不論是直接的或影射的控訴我們有殘忍行爲還是附帶指我們大家——直接地或以共犯地位——違反了一個國際正式約章即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

三〇。本上述種種理由，荷蘭政府以參加聯合國在朝鮮聯合抵抗侵略的資格贊成舉行公正調查的提案。我們深信調查的結果足以證實控告聯合統帥部各節係屬卑賤的謔言並可以使世人明白：參加聯合國在朝鮮作戰的國家從未使用過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種武器是如此的慘酷和殘忍，有時不禁令人揣想捏造此類控訴者是何居心，而此類控訴居然能使他人——與真正的新聞自由絕緣者——相信，這更不知道要歸功於那一種嚴厲的紀律。

三一。總而言之，本人要說明的是：荷蘭代表團支持美國提案並且將投票贊成文件 S/2671 所載的決議草案。該項決議草案祇是主張在目前階段以真正公正的方式來調查北朝鮮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提出的控訴——載於所分發的安全理事會文件 [S/2684, S/2684/Add.1] 中，這些控訴甚爲清楚。原告已經說了他們要說的話。假定他們准許調查委員會進入他們的領土，也就是所控罪行的發生地，而蘇聯又不先否決整個方案，那麼他們還可以當場向該委員會另作陳述。照本人推想，原告將有充分機會向調查委員會訴述他們的觀點。然後，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以大公無私的態度考量所有的證據。最後，調查委

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理事會就該報告加以討論並且自下判斷。待至此階段時原告方面列席問題自可重新提出。現在就原告方面所說的話而論已經大可進行公正的調查了。如果他們對於這項必不可少的程序拒絕合作，他們就等於自己承認自己的理由薄弱或是根本就毫無理由可言。

三二. Mr KYROU (希臘)：本人必須坦白告訴各位，當昨晚步出此會議廳時中心深深感到痛苦、失望和沮喪。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在安全理事會過去會議中所得的經驗教我們奢望理事會的工作立即奏效；而是因為在我看來從未有如此可怕的間隙——即以真憑實據為根據的誠懇辯論與旨在掩飾誣告的詭辯相去不可以道理計。數月以來，惶惑的世人懷着有增無已的焦慮注視着一種以指控聯合國軍隊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為主題的宣傳運動的展開。數月以來，這個運動就成為共產黨統治下地區的報紙和廣播的主要題材。最近，它在範圍和強度兩方面更臻於空前未有的程度。

三三. Mr Malik 本人就數度利用裁軍委員會會場來宣揚這種放肆的、無稽的控訴。蘇聯代表在昨天本來有大好機會可以申述他對美國政府的控訴，或者，說得更確當些，對聯合國本身的控訴。可是他並不利用那個機會，他寧可以怠工的姿態作掩護，同時宣稱他決意要在將來否決理事會決定公正調查他的控訴的任何決議案。

三四. 他在裁軍委員會中不合時宜地雄辯恰好與他在適當的論壇中過份謹慎地緘默成為顯著的對照。蘇聯態度的動機隱約可見，決不致於，也不能夠，矇騙任何有識之士。如果有一些不諳實情天真質樸的觀察家心目中依然尚有絲毫疑竇，也必然因昨天的理事會會議而廓清無遺。本人以為，當時各位代表分別說明的投票理由充足使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

三五. 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並不是為了着手查詢朝鮮的聯合國軍隊所受的控訴。北京政府和北朝鮮當局不應當被傳前來提出它們所控各節的證據；否則自非他們到場不可。理事會也不應當受到麻煩來親眼目睹構成所控的犯罪事實的大批黑蒼蠅、跳蚤、臭蟲、蜘蛛、蚊子、螞蟥等等。安全理事會果爾要傳問某一國的話，這一個非蘇聯莫屬，因為它是這次誹謗和仇恨運動的始作俑者。

三六. 蘇聯代表利用六月間身任主席所有的特權將共產黨國際情報局屬下各機關所發出的聲明、電報和呼籲，在任期未終了前，作為安全理

事會文件分發。因此，安全理事會的責任在於將這些文件交由公正的國際機關實地調查以資斷定所稱各節虛實的程度。為此目的，聯合統帥部、美國政府以及其他許多派有軍隊在朝鮮作戰的國家政府已經提議由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主持其事。如果蘇聯的確存着一種幻想，以為它的控訴不怕對證的話，那麼他決不致於如此竭力反對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這般卓越的機關來調查。

三七. 但是 Brutus 是正人君子，Mr Malik 將使用他的否決權。

三八. 所謂使用細菌武器的控訴是因為在朝鮮的軍事行動而起的。然而迄今為止，原告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板門店幕帳下談判休戰時提出這些控訴。過去在談判朝鮮停戰的長久期間內，共產黨代表屢次提出與當時所討論的項目並無密切關係的事項。共產黨代表偏偏對於這個火急的問題默不作聲。這是不難解釋的；我們知道凡是共產黨員的控訴有被當場調查之虞時，他們皆脆就閉口不談他們的控訴。

三九. 但是 Brutus 是正人君子，Mr Malik 將使用他的否決權。

四〇. 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直到最近還收到蘇聯統治下羅馬尼亞、波蘭和匈牙利的紅十字會的呼籲。一直等到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向聯軍統帥部和美國國務部長的請求提議“設置委員會，由確實具有獨立道德和法律立場，對於傳染病學有高深造詣的專家組成，其中並包括與戰爭無關的遠東國家所提名的科學家，”一直等到那時，Mr Malik 遲遲才發覺，在蘇聯政府心目中，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祇是西方國家外交工具而已。他大言不慚地在裁軍委員會中攻訐並辱罵這個無論在戰時或平時為患難人類服務成績卓越的機關。但是，為了證明蘇聯的前後矛盾起見，我們還記得當大會一九四八年在巴黎舉行第三屆會時，蘇聯代表團自身曾經建議並且竭力贊成一項關於委託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及紅十字會同盟主持遣送被拐的希臘兒童返籍的決議案²。可注意者，當時蘇聯認為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是一個國際性的機關，而不是一個親德的機關。

四一. 鑒於 Mr Malik 根據他自己最清楚的理由現在對於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有了偏見，

²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決議案，決議案一九三C(三)。

本人曾於五月八日裁軍委員會第一分組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時向他提出下列問題：

“請問蘇聯代表、北朝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否願意由另一個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本人是指紅十字會同盟——來調查這些所謂細菌戰的控訴呢？這個同盟乃是所有紅十字會組成的，如果本人不錯的話，並包括蘇聯紅十字會在內。”

四二．因為顯然的理由，上述問題始終未經答覆。

四三．但是 Brutus 是正人君子，Mr. Malik 將使用他的否決權。

四四．昨天，Mr Gross 在理事會第五八五次會議中說起國際衛生組織協助大韓民國撲滅傳染病的工作情形並且特別提到北朝鮮當局斷然拒絕接受同樣的協助；Mr Gross 的話也可以說明何以蘇聯對於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一反既往的態度。克里姆林宮中諸公寧可讓傳染病在北朝鮮蔓延而不願讓仇恨運動的真相洩露。蘇聯的宣傳就這樣靠着北朝鮮境內人民因患傳染病而繼續死亡來維持。現在，因患傳染病而死的北朝鮮人民當以百萬計。

四五．照蘇聯的看法，萬國紅十字會和國際衛生組織都是偏袒且不可靠的機關，而國際民主律師協會、國際婦女民主聯盟、世界和平會以及納粹教授 Brandweiner 則是絕對公正的機關和人士。這未免太不能令人相信了。

四六．但是 Brutus 是正人君子，Mr Malik 將使用他的否決權。

四七．關於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一類的控訴在任何公平的審判中是站不住腳的。蘇聯代表的消極態度比任何別的證據更可表明這個事實。既然如此，我們却不能傾聽蘇聯方面愈來愈猛烈的宣傳而泰然置之不顧。仇恨運動意圖泯滅東方與西方建立友好關係的希望。剛才荷蘭代表所引述的六月十八日真理報中由蘇聯哲學家 G Aleksandrov 署名的文章使人讀後覺得前途隱憂方興未艾。

四八．但是蘇聯政府是正人君子的政府，Mr Malik 將使用他的否決權。

四九．究竟這種宣傳狂的終極目標何在呢？

五〇．一般人向來縱容俄國的幻想。幾世紀以來，歐洲人就愛好 Potemkin 式的鄉村和遊記。布爾雪維主義得勢以後，一般人以為，由於心理上和思想方法上的差異，彼此之間難免不生

誤會。習用的字眼失却原有的意義，再因年代遷易，甚至另具不同的涵義。我們並不將“民主”一詞的濫用歸咎於蘇維埃語言學而沾沾自喜。我們始終儘量往着好的地方想，可是我們的好意終遭曲解，我們的動機終遭詆毀。現在我們所遭遇到的是某方公然歪曲事實及堅拒判明是非。憑着莫須有的罪狀，使我們的誠意和榮譽受到垢污。

五一．此後會發生什麼情形呢？也許有一天真理報會刊載文章說“美國或英國吃人者”正在北美或西歐天涯海角某處滅絕一批為蘇聯科學家發現的俄國人。然後，蘇聯人民將應命起而解放他們的同胞。在我們看來，這乃是目前的宣傳仇恨運動的真正危險之處。

五二．蘇聯正在公開攻擊惟有的國際信心。世界和平及安全皆遭威脅。安全理事會責無旁貸應該採必要措置應付當前局勢。

五三．在過去歷屆大會中，維辛斯基先生往往毫無理由稱呼西方國家的許多領袖為“戰爭販子”。但是，除了“戰爭販子”以外，還有什麼名稱更適合於當前宣傳攻勢的教唆者呢？

五四．Mr DERINSU (土耳其)：昨天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向理事會詳細敘述數月來已在進行的控訴所謂聯合國軍隊，尤其是美國軍隊，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運動之起源、範圍和強度。

五五．土耳其駐聯合國代表團首先在裁軍委員會中遇到這個問題。自該委員會開始討論起，蘇聯代表就屢次提出控訴，雖然這些控訴與當時所討論的項目無關。

五六．不論這問題與裁軍委員會有關或無關，土耳其代表團在這問題提出的當天就表明了土耳其的立場。土耳其代表團至今保持此立場。土耳其首席代表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在裁軍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中闡明立場如次：

“……有人企圖提出毫無根據的誣控而使本委員會不從事解決所應解決的真正問題，其目的是在沮喪那些在聯合國旗幟下為制止朝鮮境內侵畧行動而戰鬥的士兵的士氣。這些誣控不但與我們現有任務即確定工作方法毫不相干，並且就其存心淆亂世界輿論的企圖而論，也是白費心血。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制止朝鮮境內的侵畧行動不是靠神祕惡毒的戰爭方法，而是全靠奉聯合國之命開赴那個遼遠的大陸去實行和平任務的那批青年的忠勇與犧牲。

“我早就講過，本代表團深信蘇聯代表指控聯合國部隊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之說毫無根據而且與本委員會當前任務毫不相干。不過蘇聯代表既已假本委員會來提出控訴，我們就只能希望他在同一委員會中，對於美國代表所提要由北朝鮮及共產中國同意公正調查那些無聊控訴這一問題，表示明白而確切的意見。”

五七。正如本人剛才所說，土耳其代表團依舊保持 Mr Sarper 所闡明的立場。唯一不同之處是：以前向裁軍委員會提出這些控訴是不相干的，而現在，關於如何應付這種情勢問題則正式列入安全理事會——有權受理此事的機關——的議程中。

五八。美國代表在他的首次聲明中告訴我們的消息以及土耳其代表團從一般報導，諸如報章、無線電、國外新聞採訪員等，已取得和繼續取得的消息都值得愛好和平的國家及篤信憲章基本原則的人士的密切注意。這種運動所希望造成的混亂局面顯然無裨於聯合國憲章所昭示的宗旨——共同發展國際間友好關係。恰好相反，這種運動所造成的痛苦已使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和政府感到萬分焦慮。

五九。我們已經根據上述種種嚴重的顧慮研究過美國代表的決議草案。我們相信，由適當的國際專家團體進行公正的調查仍屬最切實、最妥當的辦法，因為藉此足以究明事實真相，從而結束人人焦慮的當前情勢。再者，我們相信此舉最有益於我們遵照憲章增進國際友好關係及實現共盼的持久和平的希望和努力。

六〇。本上述種種理由，土耳其代表團竭力支持美國決議草案中的各項提議，並將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

六一。Mr HOPPENOT（法蘭西）：法國代表團對美國代表團決議草案所採的立場係本諸法國政府對法律和國際道德原則的一貫忠誠精神。此點至為明顯，固無待本人詳加解釋及辯明。

六二。再者，本人在發言時深知所言不僅是代表法國，而且也代表共同負擔聯合國一切責任的會員國之一，因此與控訴聯合國統帥部各節直接有關。

六三。本人從 Mr. Gross 昨日的聲明中獲得如下印象：美國代表的言論代表聯合國的成分至少不在代表美國政府的成分之下；所以我們必須

審議的情勢不祇牽涉到美國政府與蘇聯政府而且牽涉到蘇聯政府與所有在聯合國旗幟下抵抗侵略且被蘇聯政府指控為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

六四。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極簡單的詞句來表達。四個多月以來，每天都有人公開用愈來愈激烈的詞令指控美國政府在朝鮮對中韓軍隊及中朝平民使用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的使用理應受到全世界良心的譴責，而且事實上聯合國中大多數會員國也曾約定不予使用的。有如本人剛才所說，這種控訴不祇涉及聯合國統帥部和美國政府，而且也涉及聯合國本身，因為美國軍隊和其他各國軍隊都是在聯合國旗幟下抵抗朝鮮境內的侵略，更因聯合國現在被控有默然串同使用所謂細菌武器的罪行。

六五。美國政府數月來並未用否認以外的方法來對抗這種運動，也並未立即就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調查的請求而遲至今天才提出；在這些方面美國政府也許犯了錯誤。但是，控訴美國政府各節是如此荒唐，所憑藉的證據似乎是如此的矛盾而且常常是如此的幼稚，難怪美國政府犯了不夠重視這些控訴以及聽憑世人的良知來評斷之錯誤。

六六。蘇聯政府冀圖以一種騙不了人的策畧來利用安全理事會為這種運動效勞並且冀圖——雖然蘇聯代表團否認這一點——利用它請我們舉行此項表決的要求來旁證它的控訴。我們拒絕舉行此項表決，我們拒絕得很對。

六七。今天，美國代表團起而迎戰。美國代表團這樣做無非是答覆蘇聯代表六月十八日在理事會第五七七次會議中的邀請而已，當時蘇聯代表說過：

“如果美國代表團要想在安全理事會中討論這件事，它祇要提出一個提案就行了。這個問題一經提出，我們就會說應該說的話。可是美國代表偏偏採別種態度，一種懦怯的態度。”

六八。現在美國代表團已經提出了被逼提出的提案。今天默不作聲的却是蘇聯代表。顯然，Mr Malik 不但拒絕討論美國提案而且甚至於拒絕聽取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有權問他——縱使他取下耳機不聽——今天究竟是那一方面有誠意，那一方面是懦弱。

六九。蘇聯代表團現在要想避免自身所惹起及要求的辯論，為了替這種態度找口實，他舉出兩點理由。

七〇。第一，他以理事會拒絕邀請北京政府和平壤政府代表參加辯論為藉口。有好幾位代表，連本人在內，已經在上次會議中駁斥過這種說法。我們在目前不必着手調查。我們所要決定的是究竟應否舉行這種調查。我們必須審議的問題是究竟數月以來控訴美國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各節應否由公正的國際委員會來審查。我們不必親自審議這些控訴。

七一。我們已知這案件的全部事實而且可以憑此作上述的決定但祇以作這種決定為限。Mr Malik 本人在昨天[第五八五次會議]的陳述中也曾說到這一點。茲引述他的話如下：

“關於美國軍隊對朝鮮和中國使用細菌武器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的聲明已經將事實明白舉出。”

七二。承蒙蘇聯代表團的好意，載述這些事實的文件已經分送理事會各理事國。

七三。是以，一方面我們有詳述事實的聲明——對於這聲明我想北京政府和平壤政府的代表們除了作無裨於我們工作的潤色外，是不能有任何增添；在另一方面我們有美國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絕對否認。所以我們當前的唯一問題是在於決定究竟應否設置調查委員會以便究明此事真相，由該委員會聽取原告和被告兩造的陳述，根據雙方所提供的事實鑑定原告的控訴和被告的否認，並為此目的與中國和北朝鮮當局以及美國當局和聯合統帥部保持聯繫。

七四。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對於此問題已知之甚稔，足以作上述的決定。

七五。蘇聯代表團，為了替本身拒絕任何調查以及拒絕參加辯論找口實，舉出第二點理由說蘇聯根本就反對由國際紅十字會進行此種調查，甚至於也一概反對聯合國所指派的任何委員會主持其事。照蘇聯代表團的說法，這類機關都是偽裝的間諜機關，其任務祇是在外國領土內安插諜報員以便刺探情報而已。這種論調真使本人憤怒難言。這實是一種荒謬的、無稽的和無中生有的誣告，其流弊所及，不論以一般或目前的特殊情形而言，都足以造成悲慘的結局，有如 Kafka 的小說中所描述者然。我們固然有時可能證明某人是間諜。但是，如果某人先就被控為間諜或諜報員，他怎能够證明他不是呢？鑒於極權國家對於間諜一詞具有特別伸縮性的觀念，所以尤屬如此；我們知

道在極權國家內新聞記者所行使的通常職務得以間諜行為處罰而且關於天氣晴雨的無辜問題也未必不能以天氣方面間諜行為論罪。

七六。近來在與蘇聯天堂接壤並且祇有一層鐵幕之隔的國家內流傳着一個故事，各位諒必聽到過。有一天，一個戍守邊界的衛士看見在鐵刺障礙物附近有一大羣兔子往西逃竄。他問兔子說：“為什麼你們要離開？”兔子回答道：“我們非逃不可。剛才有一道命令下來說要殺盡長頸鹿。”衛士對它們說：“但是你們是兔子並不是長頸鹿呀”。兔子回答道：“我們曉得，但是叫我們怎樣證明呢？”

七七。蘇聯代表的聲明使我們處於彷彿相似的地位。Mr Malik 代表蘇聯政府親口告訴我們說他和他的同僚認為凡是奉聯合國命着手調查關於細菌戰的控訴的小組委員會、委員會或機關，都是刺探消息和實行侵畧的工具論，一概不准進入其執行任務所在的領土。蘇聯政府和效顰它的府政素來以法官和當事人自居，但是這種作風從來沒有比這一次更露骨了，本人幾乎要說，更恬不知恥地，表現出來。

七八。美國提案旨在委託萬國紅十字會進行所建議的調查。蘇聯代表團自可對所選定的機關表示異議。我們由 Mr Malik 以前各次陳述已經知道他反對該機關的種種理由。本人也許比一般人更有資格來評論這些反對理由，因為本人在最近七年來駐節瑞士，與萬國紅十字會及其理事常有交接。本人必須出面證明下列事實：沒有別的人再比這個委員會中的瑞士籍人更摯誠、更謹慎；也沒有人像他們這樣以一片近乎清教徒的熱心克盡中立的義務。指控萬國紅十字會有偏見，指控它為納粹主義化身，實在皆是不值一駁的指控。

七九。但是，Mr Malik 和他的同僚確有權不贊成萬國紅十字會。他們有權對該機關表示異議並且可以舉薦其他機關。法國政府雖然認為沒有別的機關比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更能勝任這項職務，但也不反對討論及審議以資選定另一機關。無奈蘇聯連這機會也不讓我們有。

八〇。控訴美國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各節單憑北京政府和平壤政府一面之詞。這些控訴由北京和平壤政府所選的機關來證實。換句話說，原告自己保證他們的控訴確係事實。他們拒絕將這些控訴交給不是由他們特地指派的人士來裁判。這

就是蘇聯代表團所稱要否決關於請求調查的美國提案之第二點理由。

八一。對於這種遁詞，我們除了加以揭發、指摘及交由具有良知和自由意志的各國人士來公評外，實無他法——他們就是人類公意的代表足以作最後的裁判，任憑 Mr Malik 的申說和詭辯都不能與此抗衡的。

八二。十九世紀時有一位法國幽默家說：“如果爲人控告我偷竊聖母院的塔，我就先逃跑”。數月以來，美國政府暨聯合國整個組織受到同樣不近情理的控告。它們並不逃跑。它們不願因爲有人掏出照片指給它們看一座沒有塔的教堂而白受冤曲。它們要求一位公正的人士，就是說既非盲目又不帶特種眼鏡的人士到場查看究竟聖母院的塔還在不在。蘇聯却拒絕他們享有這個權利，憑此一端就可以評判原告和他們的控訴之是非曲直了。

八三。法國代表團決心力使美國所提議的調查在最客觀、自由和公正的情況下進行；法國代表團不能容忍蘇聯代表團爲反對舉行這種調查而採用的種種阻礙及延宕策略。法國代表團以前各次投票已經表明此態度。將來投票贊成美國代表團請求調查的提案時更可以證明。

八四。Mr Malik 自可運用否決權。“否決”一詞的意思是“我反對”。幸虧蘇聯代表團的力量尚不足隨時隨地反對顯明的真理。

八五。蔣先生（中國）：各位代表在此次討論中所說的話本人頗多贊同。因此本人毋須從頭至尾探討目下所討論的問題。

八六。中國大陸細菌爲災是一事實。半年來，我國同胞因細菌而死者較前爲多，也是事實。可惜共產主義撲殺不了細菌。自共產黨強行統治中國以來，細菌更加猖獗，有如本人剛才所說，在過去半年內我國同胞因細菌而死者比過去任何半年多得多。這是意料中事。共產黨將許多摯誠的外國教會醫生和護士驅逐出我國國境。共產黨以反革命的罪名清算了好幾位最傑出的中國醫生。許多中國名醫被逼得絕望而自殺。至於那些仍在人世繼續開業的醫生，必須受訓並且受官僚政治的控制以至於無法好好照應民間的疾病。因此，在最近幾個月內細菌在中國大陸要比過去爲猖獗；這是事實；有如本人所說，這也是意料中事。

八七。此外，還有更令人不安的事。全世界已經聽到許多誣告，所以本人並不想憑空提出任

何毫無根據的控訴。但是，本人收到中國大陸方面來的一封信密私函似乎值得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最近，有一位在共產黨運動中活躍多年，尤其是在靠近鴨綠江的東北各省活動多年的前共產黨黨員從大陸逃出來。他寄給我一封私信，這類私人情報是否屬實無從查核，所以不敢說是完全正確；但認爲值得我們注意。

八八。各位諒必知道，日本佔領滿洲十五年内曾經在當地設有大規模的實驗所，專作與細菌戰有關的試驗。爲此目的，日本在滿洲聚集了大批日本科學家。戰後，蘇聯軍隊在海蘭泡審判十一或十二個被控爲從事於細菌戰工作的戰犯。我們有這些人的名單。由這批名單可見其中極大多數是軍人而不是科學家或醫生。我們另外還有另一名單，其中開列蘇聯要求佔領日本國家以戰爭犯審判的四名日人。這四人也都是軍官而不是科學家。從前在滿洲從事於細菌戰工作的日本科學家在那裏呢？他們都已經被遣送回日本了嗎？不。他們在那裏呢？他們這些時來做這些什麼呢？這是全世界應該追究的問題。再者，從前在滿洲作細菌戰實驗的大規模實驗所於今如何呢？自從日本人離去後，這些實驗所在幹些什麼呢？這也是全世界應當查究的。

八九。那一位脫離共產黨的中國人的來信大意是說：這些日本科學家久已不斷與蘇聯科學家和中國科學家合作進一步的實驗；中國東北各省中有若干縣經劃定爲受管理的實驗區；有因管理失當，遂釀成人爲的時疫。

九〇。本人認爲這封信所載情報極關重要，值得我們查究。

九一。儘管我們尊重本理事會並且讚許美國代表團將本項目列入議程，可惜此間的議論和決議案撲滅不了細菌，也不能拯救因這種罪大惡極的實驗或疏忽而遭殃的我國同胞。

九二。中國代表團對現有的決議草案所持的立場非常簡明易解。自 Grotius 時代以來，文明人類即歷盡艱辛想確立一批原則作爲各國在國際關係方面行爲的南針。本世紀中，各國更加倍努力。國際聯合會盟約和聯合國憲章乃是加倍努力使國際關係遵循文明途徑的實例。有一些思想家說我們矯枉過正，說我們太重理想，說當今世界——或是世界上某些地區——還不配有我們所想的在此實現的崇高理想。事實也許是如此。但是，這些話並不影響目前的辯論，因爲不論我們對於我

們所擁護的崇高理想作何想法，畢竟還有若干關於正直行爲的基本規則可循；凡是蔑視或違反這些規則的文明國家必定遭世人唾棄。這些基本規則中有一個就是：如果爭端牽涉到法律問題或法律及條約的解釋問題，按照正直行爲的規則，當事國必須將這一類問題提交國際法院一類的國際法學家機關裁判。另外還有一個原則，甚至於比上述的更基本，就是：如果爭端牽涉到實際事實，我們根本就應該接受——應該要求接受——國際調查。本人重複說，這是基本原則。如果所持關於事實的一面之詞受到他方的駁斥及否認者——則任何國家，不論大小也不論是否爲共產主義國家，實際上都不能期望全世界聽信的。

九三。起初，個人也以爲蘇聯和它的衛星國遵守這項規則。當時本人以爲蘇聯就會要求國際調查並會把它的疑竇連同所有的證據提交調查機關的。如果它的疑竇和控訴經調查屬實，更會要求採取行動。這是本人所期望於蘇聯和它的衛星國的，本人敢說這可能也是整個文明世界所期望的。

九四。蘇聯不但不這樣做，而且還採取一種至少可以說是奇特的作風。它不願有調查。它反而發動一種世界性的、有計劃的宣傳運動，一種仇恨運動。說到這裏，本人要讚揚巴西代表，因爲他曾力言此種羣衆仇恨運動對世界和平和國際諒解具有重大影響。

九五。本人願重說一遍：現代國家遇有事實發生爭執時即請公正調查乃是最起碼的正當行爲。衡諸此項基本標準，蘇聯不禁使世人大失所望。

九六。蘇聯以否決這項決議草案相威脅。安全理事會第一步允宜力求確定事實。我們至少能如此做。然後——如果這一步做不到——再想別的辦法。如果我們不能達成第一步工作，世人當知誰應負責。而且也會譴責使安全理事會無法克盡最基本職責的作祟者。

九七。Mr SANTA CRUZ (智利)：智利政府不相信，也不能相信爲維護朝鮮獨立而抵抗侵略的聯合國軍隊曾犯有使用細菌武器危害人類的罪行。我們深知聯合國統帥部以及參預朝鮮戰事的其他聯合國當局所持之心理和道德原則；單憑這一點認識就足以使我們具有此項信念。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重大的證據足以動搖我們的信念。本人敢斷言，支持聯合國在朝鮮行動的三十三國中

任何一國，如果認爲確有其事的話，必定會嚴厲譴責這類罪行的。

九八。在第五七九次會議中我們論及此次大規模地控訴聯合國軍隊對北朝鮮平民使用細菌武器運動所含的意義。我們本以上所說的理由當時就懷疑到究竟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在於釀成一種恐懼和仇恨交集的氣氛爲嗣後的侵畧張目呢，還是這個運動係某些國家人民因盲從一種教條——世界上有若干國家必然是侵畧者而且必然是行爲野蠻，祇圖實利的國家——而生的虔誠信仰的表現。如果這個運動是因此而起那就更嚴重了。

九九。我們在討論此事期間深感失望並且不勝焦慮；這種焦慮亦爲許多國人民衆所同有，他們一方面想安居樂業，一方面又明知可能因強國的行爲和過失而遭殃，無奈他們的國家並非強國又無實力來緩和緊張的國際大局——連一部份實力都談不上。

一〇〇。我們聽到蘇聯代表團將聯合國聯合統帥部尤其是美國軍隊的行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年希特勒的行爲比擬並論。我們也聽到美國代表團將蘇聯的宣傳機構與戈培爾極盛時代的納粹宣傳機構比擬並論。由這種互相攻訐似乎可以見得有人企圖逼使我們不得不作下列的結論，即類似納粹主義所發動的悲慘“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一〇一。我們不相信歷史上有盡同之事。時間不同，所發生的事亦不同。我們雖然焦慮但不得不承認目前的一般局勢較納粹時代更爲惡劣。仇恨、謊言和錯災充斥各地，遠較從前更爲危險。在納粹時代，煽動仇恨的動機一目瞭然；乃是使獨裁者控制下的人民在心理上準備作不義的侵畧戰爭。然而，當時第三帝國的領袖們除了一部份執狂份子外都並不真正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話。

一〇二。今天，仇恨運動並不是一國對付一國，而是普及到一切信奉同一主義、反覆嚷喊同樣口號和控訴的團體和區域。因此，我們聽到五大洲中有各種人民響應關於細菌戰的控訴。

一〇三。我們相信教條蔽塞理性，凡是盲目信奉教條者必不接受與教條相悖的證據，且將繼續相信聯合國軍隊曾在亞洲使用細菌武器。蘇聯代表所持的態度——拒絕參加討論，充耳不聞，事先反對他國代表團的論據，宣佈仍將運用否決權來否決安全理事會的任何決定——大致上可以說是象徵剛愎自用，冥頑不化的現代世界。

一〇四。瞻望世界前途深感沮喪。如果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類居然自以為另一半人類意欲並且正在設法想毀滅他們，如果他們終於相信另一半人類將不擇手段——不論是何等殘酷和野蠻——來實現這目的，那麼結果祇有戰爭這一途。這種仇恨和這種恐懼將使對方也發生仇恨和恐懼。大勢所趨，將來在策劃抵制或防止侵畧的辦法時，左右其事的勢必是最反動、最不寬宏、最缺乏國際觀念以及最不人道的力量。

一〇五。這種運動對於國際合作及世界和平安全的害處是無可補救的。自從對納粹戰爭以來世界邁向這個目標的一切進步都受到威脅；我們所希望藉由聯合國及一般國際合作來實現的人類福利的猛進也同樣受到威脅。

一〇六。本上述種種理由，我們真正相信現已遭遇到自金山會議以來最驚險的一個國際局勢。我們所憂慮的倒不在於這次運動可能使那一方面贏得冷戰中——過去或未來將爭鬥無數回合——的一個回合，縱使我們所同情的一方面因此蒙受不利也無所謂。我們所最關心的乃是這種不可補救的仇恨和分離，因為它足以殃及數百萬人的安危。這件事比封鎖柏林要重大得多，比侵畧朝鮮要嚴重得多。

一〇七。我們盼望聯合國有適當辦法和充分力量能挽回這種恐懼和仇恨的狂瀾，能究明事實真相使最熱狂者也翕然信服，並且能向全世界昭示：聯合國——為保障和平、安全、進步和人類尊嚴而設的機關——在朝鮮執行職務時並未有野蠻行為。我們盼望我們有辦法使人人咸表信服。

一〇八。一小國家如智利者能够幫助國際社會的地方很少，尤其因為各強國保持否決權更無從盡棉薄之力。我們沒有實力使戰爭成為不可能，甚至於無法阻止仇恨的傳播。但別人有愚行反會殃及我們身上。在國際政局中，我們祇有一個看家本領，就是忠守聯合國；以我們而論，聯合國在道義上給予重大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一〇九。冷戰一開始，我們就發覺某些國家有變態心理。它們提出控訴，却拒絕旁人查究。它們不信任任何國際或私人組織。它們認為這些組織全是某一侵畧者的代理人。據本人看來，這種威脅雖然不存在，但是這些國家却自以為受到威脅並且把我們每一個人當作侵畧者或其附庸的代表，所差者祇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在它們看來我們的行為毫無價值可言。

一一〇。如果最後國際事務祇能由聯合國來處理，智利代表團就寧願由聯合國來負責調查這種猛烈的、特別具有危險性的仇恨運動。有鑒於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甚至於相信安全理事會應當克服一切實際困難到亞洲去開會以便儘量發揮威望並且應當到可能到的地方視察所謂會受細菌武器攻擊的區域。然後，理事會可以將真相昭告全世界。本人說這些話當然決無渺視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的含義，該委員會的卓越工作、公正立場以及在道義上的崇高威望乃是有口皆碑的。

一一一。我們就要表決事先已經被否決的決議案。決議案不過是決議案而已，恐怕它們沒有抑制或增強仇恨運動的力量。所以我們對於投票並不熱心而祇是深感焦慮，尤其是念念不忘於籠罩着我們的邪氣。縱使如此，我們仍希望我們所採取的步驟不但能够揭發誣告者的責任——以我們而論，這件事與本人所指稱的危機相比尚屬次要——，而且能够廓清這種恐懼和仇恨的氣氛。

一一二。我們的立場是樂觀的，但是我們並沒有多大的信心。

一一三。主席：發言人名單中祇賸一位還不會發言；但是本人料想大家不致於認為現宜繼續開會，請他發言，然後在今晚就付表決。所以除非有人表示異議，本人建議理事會於明日午前十時四十五分開會。

決定如議。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Printed in U. S. A

S/PV.586

Price : 25 cents (U 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3-02526 August 1953-100